

朱曾柏 疑难杂症 经验集

朱曾柏 著

YI

NAN

ZA

ZHENG

JING

YAN

JI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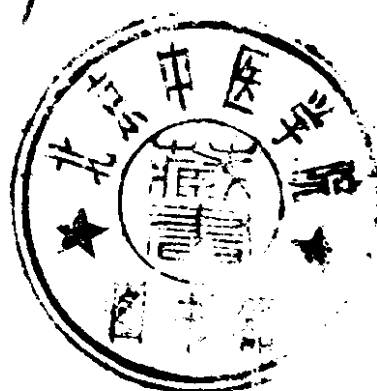
样 本 库

朱曾柏疑难杂症 经验集

• 朱曾柏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yx170131



1211609

朱曾柏疑难杂症经验集

朱曾柏 著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9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2—0692—1/R·141

印数：1—7 700 定价：2.55元

前 言

(一)

近几年来，由于事事不顺，加之居住条件极差，环境极其恶劣，因而导致身体日趋衰弱，多种慢性病缠身，且不安于寐，不馨于食，不良于行。因此，对于捉笔用脑之类的活打算不干了，想从此结束爬格子的生涯，每晚多睡几小时以养心健体，消除一天之中的疲劳，或闭门思过，或看看电视以自娱。主意尚未完全拿定，便接连不断地听到几桩极不愉快的事，叫人欲罢不能！一位医师告诉我说：她几天前与几位同行谈起我，当即则有人说：朱曾柏用药剂量特别大（大意是言其缺乏章法之类）常出医疗事故……云云。在场的这位医师对我立法遣药颇多研究，且善辩，答曰：“既然经常出医疗事故，为什么不起诉将他抓起来……。”并当即引她侍诊和目睹的几位危重病例为据说：“有位病人住院三月，病情一直不好，朱教授一剂药顿使其沉痾之疾十

愈八九，不久即痊愈工作。该患者所服方药中，每剂即有猪苓300克、白茅根300克。另有一原发性肝癌，经治疗八个月，癌肿逐渐缩小，肝痛减轻，病情逐渐向愈（确诊为肝癌的患者，单用中药，能使症状逐渐改善，且为时近一年，这是很不容易的！）。该患者处方中，每次必有大剂量浙贝、鳖甲、白花蛇舌草。朱教授用药量重，很多人都知道，但他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以及重药轻用力挽狂澜的煎药、服药方法却鲜为人知！”这位好心的同道，如不怕语言不美，真可谓对牛弹琴。时隔仅三日，又有人说：“排队找朱曾柏看病的人之所以日盛一日，是朱曾柏吹牛……。”一位颇正直的道兄，当即以柔克刚地解释说：“排队请朱老师看病的人，除本市、本省之外，有不少是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危急重症，从每次复诊的情况看，疗效都比较好。这种情况，不是谁想吹就吹得出来的。”这位道兄还进而介绍说：“近两年全国有些地方，如上海、广州、西安、青岛、深圳等，经常请朱教授去会诊，抢救危重病人，如果是吹牛，谁敢请他呢？”“此外，近年来，经常有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专程来武汉找他看

病的，这难道是吹牛吹来的吗！”越数日，又有人说，我朱某之所以对病人认真负责，看的病人多，是想多捞诊费；赠送病人的药物，也是讨好病人等等。本来我对那些无是生非的闲言碎语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介意，至多也只是“风来吹皱一池春水”，但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气血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这种恶意中伤，初起还只是耿耿于怀，后来越想越烦，乃至难以自制。这几年我在诊费中确实每月多收入了几张“大团结”，但都是按章索取，不越雷池一步，决非不义之财。同时还有许多支出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或者说视而不见。如每月给全国各地的病患者（包括国外患者）复信、寄处方以及送药的邮资，少说也要花出我工资的二分之一（有时还要用电报给危重病人发药），这一点连邮局的同志都为之惊讶！有一次，由于要同时抢救病人，加之办事人不力，结果浪费了一张飞海南岛的机票。这几百元的机票，只好由我掏腰包，可见我的收入，其“含金量”并不是很高。当然学院领导是关心的，曾通过基础部告诉我，每月可从收发室用公款发100～150封信。在国家银根吃紧、学院经费拮据的情况下，特许我一人每

月发信100~150封，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非常感谢组织上的支持和照顾。但出于种种考虑和不致因我个人发信影响安定团结，我没有按此规定做，未用公费发一封信。行笔至此，不能不叫人联想到看信、复信，以及绞尽脑汁构思写处方时的情景！如果要认真阅读、回复所有患者的来信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这还只指治病疗疾方面的问题），一个手、眼慢的人，一天八小时也是很难完成的。我不想用经典著作中按劳取酬的大道理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但为了起码的生计，没有收入，上述这些开支和一天三餐怎么打发！“事兴而谤至”，不幸为我们的老祖宗所言中！但这又是阻碍我们事业繁荣昌盛、科学发展的一种悲剧！

除了上述这些极不愉快的事情之外，复又有爱妻辞世，手稿被焚，存款被盗之悲恨事接踵而至，真可谓居危犹思危，无语问苍天！

几十年来的坎坷经历，使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和习惯，从中得到一个很深刻的体会：过分安逸，反而使人懒惰，一事无成；有事一激，反而使人进取，乃至拼命（如第三版《中医痰病学》就是在防空洞中与鼠群为伍写出来的），于是

我便冒着高温，握管疾书，撰写、整理了这本不一定成其为经验的《朱曾柏疑难杂症经验集》。恶语伤人，焉知非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的草成，倒要感谢不少人的恶意。苟若有人再作刺激，可以断定，二辑、三辑将会写得更快。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讲，是介绍笔者治疗疑难杂症、疑难怪症、危急重症辨证施治的指导思想和经验体会（按：自然也有从失误中得出的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疑难杂症、疑难怪症、危急重症，除许多癌症之外，都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书中列举的发热性疾病和便秘等病症，并不是疑难怪症，更不是危急重症，只是由于运用了日常不常用的舒肝启脾、升阳举陷法而获效，遂补诸治热、治泻法之不逮，故录于书中。此其一。其二，书中所举的病例，有些虽然只是个案，但实际治验之数自然远不止一、二例之众，只是摘取、条拾某些具有代表性者。其三，在整个辨证施治过程中，不仅充分注意到中医各种学术流派的特色和理法方药的科学运用，而且充分借鉴西医的各种诊断方法，以

及西药的运用情况(如:书中所举的癌症验案,必须是经过细胞学检查而确诊者。西医用过血浆白蛋白等药物有效但不持久者,笔者则考虑到补其元阴、元阳,即补其所固有等等),以期使书中的病例缘于中医而又有所发展;借鉴其西医合理的部分又西为中用,使这个本本以中医理论体系为主而具有中西医结合的特色。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国粹、国宝。就中医而言,文学与医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婉如一对孪生姐妹。很多事例表明,文学素养差的同志,不仅学中医困难、乏味,并常有“鸡肋”之感。用文言文书写病例,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时而意在笔外,时而旨在笔中;时而笔到意不到而又寓意宏阔无际,读后不仅能学些医理,也可学些文理,其回味永隽,婉如品“龙井”、“茅台”之快。可惜!这种文体现时几近绝迹,故特收入“医话”六则自慰。不过笔者医学水平既肤浅,文学更是未曾涉足,效颦之作,请读者凑合着读,也请读者谅解。

(三)

书中病案,不少是带有时代特征,笔者称之

为时代病。所谓时代病，是指由于生活、工作、环境以及思想情绪等诸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疾病，或者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致使病情缠绵不已，或由轻致重。比如书中列举的血冲瞳神、齿紧危症、小儿恶闻臭气，以及医话中“心病还须心药医”、“美尼尔氏病从痰治”等等即是其例。

现在由于生活、工作节律加快，由激烈竞争而引起情绪波动，以及人口密集，住房拥挤，噪音、声色盈耳，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确实出现了以往很少发生或者根本没有的疾病。如：有的同志一到环境嘈杂、人声鼎沸的场所（如大商店、集贸市场、乘坐人挤人的公共汽车等等），即感胸闷、头晕、呕恶、颜面绯红、周身不适，而一经离开这一环境，顿觉神清气爽，苦痛若失，时人称之为城市综合症。又如：有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一进噪音大或通风不良的封闭式车间，即感烘热或低热，笔者曾经在1984年出版的《论中医内伤热病学》中称之为“车间热”，看来已被言中。此外，还有不少儿童因早慧而带来许多病理体征和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即由于经济好转，膳食条件改善，加之好酒

贪杯、请客攀比、白吃之风盛行，以酒为浆、以妄为常者众，因而在发病学上又赋予了病从口入的新涵义；吃出来的病也与日俱增（按：这主要是猛吃猛喝，临盘大饱，屡屡恶醉如泥。其尤甚者，某些对工作极不负责的人，在噪音盈耳之声中，彻夜不眠，复以冷盘冷饮填鸭，再杂以烟酒等等）。因而在立法遣药和具体方药的运用、加减上，也是鉴古而厚今。比如：外治法、吸药法、外敷法、药液少少随意与服等等即是。

由于许多人法制观点薄弱，以及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的发生，因而脑外伤后综合症（其中很多又是本以外伤、复以药伤而久病不愈者）之类的疾病也日益增多，故特将笔者治疗脑外伤后综合症一文收入。文中提出以补肾为主治疗脑外伤后综合症带有规律性，这既违背了“古训”，反对了古人和“医圣”，也不盲目迎合近代的某些论述（如现在某些教材中就有不少主张以活血化瘀为主者）。既不崇古，也不薄今，以解决临床中的实际问题为主。

冠心病和冠心病心绞痛的发病率日益增多，远远超过了人们常说的老年病范围。笔者在长期临床中体会到，以扶益心阳为主，能有效地控制、

减轻本病的症状(包括服药预防),乃至根治(特别是年龄较大、病情严重者)。由于笔者诊治本病较多,疗效尚可,故多着笔墨,从中医理论体系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及其各种具体的治则和治法。文中涉及了一些西医的论述,其目的是企图通过这些论述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中药的优势,而且能对中西医研究工作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促进中西医对冠心病研究工作的发

展。
对于美尼尔氏病,治法较多,各有千秋,但对发病急、病情重、身体素质较好,用轍痰饮下返为其大法效果尤佳,故将美尼尔氏病的辨证要点以及笔者立法遣药的体会,条贯成文,收入书中。

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因为中医能按照其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治好很多疑难杂症、疑难怪症、危急重症,但中医也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发展和提高。“不创新义,何以辨雄”,这是很有道理的。书中中医对冠心病病理机制的探讨以及轍痰饮下返治美尼尔氏病等病例,就是企图使中医按照其本身的理论特点,借鉴现代科学的某些观点,使中医在实践过程中,

不断丰富、发展、升华和创新。

书中列举了几例笔者治癌验案，如果仅仅从本书内容看，应该说疗效是好的，但这只是笔者近十多年来治疗各种癌症中的凤毛麟角，大多数预后不良。有人说我会治癌症，那是一种误解，是一种讹传，但我愿以浅薄之技、疲惫之躯与这一险恶俱备的疾病作斗争，这倒是我的夙愿。记得1974年带领学生取鸭血治癌症时的情景，每每身先士卒，弄得满身血渍，腥臭气薰人，呕恶不止，就是我治癌之伊始。尽管我治癌效果不好，但从这些病例中不难看出我治癌症有一个基本的见解，即：突出一个毒字，或解毒化痰，或使痰瘀之毒分消，或扶正以抑毒。最近五、六年，我赠送了一千多人次的治癌药粉，大都可以其减轻痛苦或控制症状。这种药粉就是集中了中药解毒又不戕伤正气的药物所组成的。一位日本的癌症患者来信说，服药后效果很好。但他断定药粉是毒药。还有人私下议论和探秘，说我的治癌药粉是经某某和尚所授！又有一说，是我祖传秘方。东京的朋友所言，仅一字之差，即治癌药粉并非毒药，而是解毒之剂。其他二说均不足置信，一是与我的老祖宗无关，二是不要打扰出家人的宁静。

治癌药粉即解毒之品，无奥义，无隐私，如此而已。

(四)

对于症、证、征三个字的涵义，不少中医药期刊都反复作过解释，就我记忆所及，从50年代至今，不下百次之多，还有不少教师在课堂上专门讲授过这三个字的运用和区别。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有益的。字不仅是人写的，也是人造的（当然胡乱造字，不规范，是不好的）。人有病，不论症状多寡，都用带病旁的症是无可非议的。证，是见证或者用语言作证的证，所以我历来写文章或出版专著，只要是涉及疾病者，大都用症而很少用证，似乎这样还贴切些。为什么在书的前言中讲起字来了呢？自然事出有因。情况是这样：拙著第三版《中医痰病学》中用了不少症字，不少好心又很注意咬文嚼字的同志来信说：“症字是错别字（自然也引用《说文解字》等经典著作作重复解释）……。”说是“象你这样有名医学家和文学家（说我是文学家那只有天晓得！）写错别字有损于声誉……。”并说了一些编辑失误、文字水平不高的话。原湖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津舟同志是我前五本专著的责任编辑，他多次提到症、证二字要准确……。我对郑社长说，这完全是我所作所为，与编辑无关，看来也并不为错。此次特作一简要的交待，以免再生歧议。

书中内容广泛涉及到内、外、儿、妇，以及眼病、癌症等各个方面，故在序目排列上只能以患者就诊时间和病症痊愈时间为依据。书中除了四篇具有设计治疗思路的文章外，其他病案则有长有短。其所以形成这种百衲式的长短篇，主要是由笔者“灯下”之精力、情绪而定；快则用墨多，抑则行笔少。但不论其长短如何，每则验案的指导思想、经验体会，以及方药的运用、加减、煎药、服药方法等等，都一一见诸笔墨，并且比较详尽、具体，其目的是企图使这个本本对某些疑难病患者，起个“家庭医生”的作用。能不能起到“家庭医生”的作用？自然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好。

本书原名《疑难病案百则》，并已多次见诸报端，来信求购者已不下数百之众。为什么将《疑难病案百则》改成《朱曾柏疑难杂症经验集》呢？这是采纳了郑津舟社长的意见而形成的。郑社长

审完初稿后说：“现在以疑难二字为书名者甚多（据说他自己就见到过五六本），有些以疑难、奇难病命名的书其内容不少是汇集、纂编古代或近人的治疗经验而成的，虽然有集大成之优点，但重复或取舍不当之处亦多……。”他又说：“本书的内容完全是你朱曾柏一人写的，其内容若何，完全由你朱某负责……。你既有怪医（《楚天周末》有标题称《“怪医”朱曾柏》）、《著名痰病学专家》（《人民日报》海外版）、《疑难杂病的克星——朱曾柏》（《春秋》1989年第3期）等等褒誉，不妨将书名改为《朱曾柏疑难杂症经验集》……。”郑社长是我前五本书的责任编辑，虽多次谋面，但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事不对人的工作作风使我叹服！姜还是老的辣，郑社长更改书名这一老辣之见，当即我就欣然接受了。

做事快，大都毛糙，甚至出差错。说话快，缺乏逻辑性或缺乏抑扬顿挫，听者多不满意。吃饭快，少咀嚼，有碍健康。写文章快（特别是不经修改者），容易出问题。本书不仅匆草至极，而且是“带气”捉笔，加之病患者每天无规律的干扰，停停写写，写写停停，缺点乃至错误一定

难免，不望读者鉴谅，但请读者指正。

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医中药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医要走出低谷，光讲理论不行（当然中医实践需要有中医独特的理论指导），必须要有卓越的临床疗效（特别是医治许多疑难病症的疗效）。处于这种焦急的心情，因此，不顾二个高温，草就了这个本本（当然还将尽快争取出续辑）。所谓二个高温，一是武汉的炎夏，炽热如焚；二是我自己因日夜劳作常高烧到三十八九度，其艰难疲惫，是那些吹电风扇、吃冰冻西瓜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行笔至此，不禁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锄禾流汗固然辛苦，而我这次脑、体并用之苦，是不亚于在烈日下锄禾的程度的。

沃土生沸，抚掌有声，书中不少验案，蒙亚珍君反复抄写、查对，有时甚至彻夜不停，写毕，手臂肿胀，几近废弛！文稿付梓之际，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朱 曾 柏

1989年8月13日于深圳（初稿）

1989年8月27日修改于上海